



呂留良詩箋釋

The Annotation of Lv Liuliang's Poems

中 册

俞國林 撰

中華書局



呂留良詩箋釋

The Annotation of Lv Liuliang's Poems

中册

俞國林 撰

題如此江山圖 有序

如此江山圖，宋末陳仲美畫^①。按序：“南渡後有如此江山亭，在吳山，宋遺民畫此圖以志意。”有“紫芝生題”四字^②。國初元人張光弼昱與客登山亭悲歌^③，於道士史玄中家得此卷^④，題之。始有序有詩。其悲亡同，不知所亡之異矣。亭今無考，而畫傳，和詩者無論宋元，混作興廢之感。予今又題焉，恐後人之齊視並論也，歌以述之。

其爲宋之南渡耶，如此江山真可恥。其爲崖山以後耶^⑤，如此江山不忍視。吾不知作亭之人，與命名之旨。但聞面會稽之山，俯錢塘之涘。慶忌之墓枕其背^⑥，伍員之祠拊其趾^⑦。宋之大內實其腹，中間髣髴有遺址。此江此山路最熟，按圖索之了不似。想隔承平三百年，此意感人不復起。江山舉目興會殊^⑧，反嫌此名無所指。因共棄之事不傳^{〔一〕}，草蔓煙荒同廢時。麗農何處得此圖，畫圖者誰陳仲美。題名者誰紫芝生，其人不幸當元紀。不知畫亭與作亭，心同不同未可擬。今看亭前引騎從，不類跛鼈驅夾豕^⑨。黃蓋欄邊鹵簿隨^⑩，定有大官鼓吹攜歌妓。又看亭中餽釘羅杯盤，列坐三人二人侍。指點若云風景佳，豈有新亭泣向西風醞^⑪。又看亭外環村莊，稻堆十丈籬邊峙。酒旗斜插釣艇橫，太平百年庶幾有此事。以是鈎索畫者

義，全無心肝直戲詭^⑫。細看其中飲者皆黃冠，鬢髮上生疑道士。領方袖闊容甚都，何不蓋頭赤笠子。吾今始悟作圖意，痛哭流涕有若是。當時遺老今遺民，自非草服非金紫^⑬。如此江山偏太平，越畫繁華越愁悵。不見鄭憶記私書，只好鐵匣置井底^⑭。又不見梁棟愛做詩，庚寅受禍依其弟^⑮。以今視昔昔猶今，吞聲不用枚啣嘴^⑯。盡將皋羽西臺淚^⑰，硯入丹青提筆泚。所以有畫無詩文，詩文盡此四字裏。忽有詩文出山巔，洪武戊午張昱始。序仿蘭亭係七言，九青五韻和滿紙^⑱。序言王基霸業荒，東西南北人飄徙。詩言無限英雄恨，付與江湖醉後耳。其後和者皆下中，感慨多爲原唱使。潛溪紙尾亦次韻^⑲，中得一聯我乃喜。“後來文物未凋零，前度衣冠落莫死。”二句宋詩語。此語差足強人意，咄哉昱恨爾何理。人生淚落須有情，爲宋爲元請所倚。爲宋則迂元則狂^{〔三〕}，兩者何居俱可已。較之作亭畫亭心，不啻去而九萬里。嘗謂生逢洪武初，如瞽忽瞳跛可履^⑳。山川開霽故壁完，何處登臨不狂喜。枯終無過楊維禎^㉑，戴良王逢多不仕^㉒。悲歌亦學宋遺民，唧蛆甘帶鼠嗜屎^㉓。劉基從龍亦不惡^㉔，幸脫旃裘近簪珥^{〔三〕}。胡爲犁眉覆甌詩，亡國之痛不絕齒。此曹豈云不讀書^㉕，直是未明大義爾。興亡節義不可磨，說起一部十七史^㉖。十七史後天地翻，只此一翻不與亡國比。故當洪武年間觀此圖，但須舉酒追賀畫圖氏。不特元亡不足悲^{〔四〕}，宋亡之恨亦雪矣。因慨此亭國初猶好在，不審何年致崩圯。其時登

者苦無情，我輩情深亭已毀。古人如此尚江山，今日江山更如此。安得復起作亭人，南宋興亡詳所以。更問元時畫圖者，所見所聞試相擬。並告國初題畫客，今君所恨何如彼。人不可復生，亭不可復庀^㉔。拜乞麗農爲我破墨重作圖^㉕，收拾殘山與剩水。

【校 記】

- 〔一〕棄之 原作“去之”，管庭芬鈔本、萬卷樓鈔本同，據嚴鈔本、釋略本、詩稿本、怡古齋鈔本、張鳴珂鈔本改。
- 〔二〕狂 原闕，據嚴鈔本、釋略本、怡古齋鈔本、張鳴珂鈔本補。
- 〔三〕旃裘 原闕，據嚴鈔本、詩稿本、張鳴珂鈔本、萬卷樓鈔本補。
- 〔四〕不足 原闕，據嚴鈔本、詩稿本、張鳴珂鈔本、萬卷樓鈔本補。

【箋 釋】

此詩作於康熙二年癸卯重九。

按，是日晚村與吳孟舉、黃復仲、陳湘殷等飲酒力行堂，酒闌時，復仲以如此江山圖示衆人，衆人爲之驚歎，各賦詩以紀其事。

晚村此詩，爲前人之題詩而作也，蓋前人所悲亡相同，而“不知所亡之異”，即顧亭林所謂亡國與亡天下之異也。晚村以宋之亡於元以喻明之亡於清，故曰“德祐以後，天地一變，亘古所未經”（復高彙旃書），此即春秋微言之意，蓋“君臣之義，域中第一事，人倫之至大。若此節一失，雖有勳業作爲，無足以贖其罪

者。……看‘微管仲’句，一部春秋，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爲域中第一事者，故管仲可以不死耳。原是論節義之大小，不是重功名也”（四書講義卷一七），故“不特元亡不足悲，宋亡之恨亦雪矣”等句，尤能發人震喟，以至六十餘年後之曾靜、張熙，得見此詩，即能“以華夷之見，橫介於中心”（大義覺迷錄卷三），遂有投書川陝總督岳鍾琪事，致起大獄。

古來詩人題畫，無出於感慨之範圍，黃潛“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，往往握手唏噓，低徊而不忍去”而已（方先生詩集序），朱彝尊題元張子正林亭秋曉圖同高層雲賦亦曰“一峰畫品最緻密，逾三百載流傳稀。今人摹仿目未睹，但取率略屏紆威。殘山剩水不數點，豈惟神異貌亦非”，然又曰“當知作者意獨得，能使留題數子傳聲徽”（曝書亭集卷一〇），此又其下者矣。故晚村詩，不能僅作詩論觀，其有深意在。

“混作興廢之感”，則不知宋亡元亡之異，蓋“宋之亡於蒙古，千古之痛也”（黃太沖留書）；不知宋亡元亡之異，則益不知明亡之恨也，蓋“有亡國，有亡天下。……易姓改號，謂之亡國；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、人將相食，謂之亡天下”（顧亭林日知錄卷一三）。當順、康之際，亭林六謁孝陵，太沖聚會講學，晚村評點時文，春秋微言大義，一以貫之，無一刻或忘。然時勢已定，縱抱負天下，此殘山剩水之收拾，亦僅能以筆墨代之矣，豈不悲哉！

【資 料】

吳之振九日集飲力行堂分韻：風雨當重九，題詩與世違。舉頭羞落帽，對酒只沾衣。手帖車渠軸，茶煙木板扉。相看猶未

厭，慎勿減腰圍。

如此江山裏，歌呼送酒船。人情雖迫促，好語自清妍。金橘猶如豆，銀魚不取錢。呼童看蟹舍，已過稻花天。（黃葉村莊詩集卷一。四首錄第一、第三首）

吳之振題如此江山圖：今年釀錢作重九，相約題詩窮好醜。群公不畏雨與風，著屐衝泥從飲酒。長魚斫鱠銀絲飛，筍鞭脫殼和青韭。黃雞紫蟹堆滿盤，缸面新筍傾五斗。黃子酒闌出畫圖，裝潢妙手天下無。金粟箋標雙玉軸，吳綾蜀錦重摩挲。開卷煙嵐驚戶牖，重岡疊嶂相逶迤。河陽劈斧營丘樹，礬頭細碎填青螺。山陽亭子小如笠，四面闌干來曲屈。中有高人載酒過，停車立馬松杉側。紫衣紗帽雜黃冠，杖履紛然難物色。卷端題字紫芝生，鵠頭小篆何精明。匡廬道士山中去，從此人間無姓名。後幅長箋題某某，蠅頭細草間真行。此中只識宋金華，八言七字排鍾鐻。其餘諸公碌碌耳，吞聲飲泣空悲鳴。展卷未完寒具設，雙眼如花心欲折。軒窗四面秋風來，階前亂舞娑羅葉。江山總作煙雲觀，瀾翻跋尾勞唇舌。宋人遺墨元人題，王孫玉樹長萋萋。吾儕賦詩看畫亦不惡，丁香閣內夜半醒翻啼。（黃葉村莊詩集卷一）

陳祖法題如此江山亭圖：古今亭榭孰爲真，倏峙倏滅朝夕速。大約得人點染之，此名終古得不仆。或有集衆成悲歌，或有西向增慟哭。哭聲已逐寒雲空，淚影更隨白日覆。當其朱楹碧檻時，俯仰江山具在目。有時觀玩興會真，有時憑弔感慨獨。一朝風雨遭圯傾，荒煙蔓草等跼促。古人山水寄性靈，常思筆墨傳山水。山水不改可憐色，誰從荒蔓尋遺址。染毫展紙供揮灑，一

楹一檻靡不似。朱碧掩映落日明，江清山峭長如此。如此江山名其亭，斯亭早已泣殘毀。會稽煙嵐作障屏，南渡陵寢問劍履。忠魂時見擁怒潮，俠骨徒憐埋荒壘。昔人登亭而長嘯，今人披圖而熟視。昔人攀蘿躡磴日橫空，今人惟聞謾謾松風、潺潺波浪在圖耳。嗚呼！此亭既已傾如此，江山感慨何時已。即或江有時而竭、山有時而崩，筆墨精光直與天地相終始。即或筆成雲氣墨化煙，斯圖光怪不可紀。而今人後人之揣摹此圖、想象此亭、俯仰乎此山此江者之情之恨，綿綿無盡矣。（古處齋詩集卷四）

茲將有關如此江山亭之資料錄如下。

嵇曾筠浙江通志卷四〇古跡二：如此江山亭，成化杭州府志：在吳山梓潼廟。

朱同題冷起敬如此江山亭：亭構吳山百尺梯，更闌時聽海雞啼。絲桐夜雨清猿夢，楊柳春風送馬蹄。雪漲海門天塹闊，潮回江浦月痕低。登臨若問登臨句，如此江山如此題。（覆甌集卷二）

張昱如此江山清集同王仲玉陸進之呂世臣作：吳越江山會此亭，暮春風景畫冥冥。長空孤鳥望中沒，落日數峰煙外青。不用登臨生感慨，且憑談笑慰飄零。古今何限英雄恨，付與江湖醉客聽。（明詩綜卷一二）

厲鶚如此江山亭詩卷：張左司如此江山亭詩卷，明時藏城東景隆觀道士史志中處。案，亭在吳山天慶觀。嘉禾周桐村鼎跋云：“如此江山者，有所感而言也。必宋遺民有爲而作，越若干載，登高而嘯詠者，爲一笑居士廬陵張光弼。於時元社既屋，居士之爲此游，一俯仰間，何如其爲感也。作亭者之感尚淺，游者

爲益深也。游後又無亭矣，惟詩卷存。”獨居士名章章然，他或僅附驥耳。此卷郎仁寶曾見之，名賢妙墨，失傳已久，今檢張光弼集，有如此江山清集同王仲玉陸進之呂世臣作，云：“吳越江山會此亭，暮春風景畫冥冥。長空孤鳥望中沒，落日數峰煙外青。不用登臨生感慨，且憑談笑慰飄零。古今何限英雄恨，付與江湖醉客聽。”其三人之作，不可考矣。（東城雜記卷上）

姚綬題如此江山亭詩卷：吳山故有如此江山亭，初不知作於何歲，名於何人，未得廬陵張光弼清集詩遺卷，紫芝老人俞和首作籀文，碧岩周氏寫圖，清絕可愛，足以光斯亭於既湮，開後來之賡和也。是卷今爲旌德史玄隱所藏，嘗求諸大夫士題詠，多以光弼詩中感慨，遂爲宋元興亡處，致意諄諄乎。如此江山，不曰江山如此上立論，無乃過求矣乎？且古今江山之趣，恒得之林下人，其於亭館臺榭，興之所到，輒以命名，就斯亭論之，有如此江山可亭矣，論亦爲通，彼豈以一亭之名之微，即繫以古今興亡之大故哉？但以登亭而飲者，顧瞻徘徊，撫景興感，以人非而物在，慨今昔之異，同發之性情，亦理之自然也。則今使有如光弼輩與客復攜飲斯地，求昔之亭，已摧沒於荒茅蒼竹之間久矣，又將何如其感慨耶！余輩生逢如此盛世，歸田之餘，得以優游林下，與諸幽人貞士詠歌太平，又獲紹續昔賢之作之後，亦幸矣。間於一飯之頃，亦不敢忘江湖之憂，於如此江山，奚足深論哉！至若王公貴人，志在行道，樹勳業、昭聲光於宇宙，有弗暇於此，或暫得之，亦唯一登眺、一賦詠之耳。求如林下人之趣，不可得也。玄隱藏之，尚伺弗暇於此，而或一登眺、賦詠者出而諗之，何如。（東城雜記卷上。又明文海卷二一二）

【注 釋】

- ①陳仲美：陶宗儀書史會要：“陳琳，字仲美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鳥，俱師古人，無不臻妙，見畫臨摹，咄咄逼真。蓋得趙魏公講明，多所資益，故其畫不俗。論者謂宋南渡二百年工人無此手也。”
- ②紫芝生：朱謀壘續書史會要：“俞和，字子中，號紫芝，武林人。隱居不仕，真行草書皆師趙文敏，其和作者殆優孟之於叔敖，用趙款記，人不能辨。”嵇曾筠浙江通志卷一九二人物一〇隱逸上：“俞和，成化杭州府志：字子平，杭人。晚年自稱紫芝老人，隱居不仕。能詩，善書翰，早年得見趙松雪運筆之法，臨晉唐諸帖甚夥，行草學松雪逼真，好事者得其書，每用松雪款識，倉卒莫能辨。”
- ③張光弼：陳彥博張光弼詩集序：“光弼，廬陵人也。蚤游海間，以詩名，嘗負劍挾策從軍，入幕府，佐主帥經劃籌略，以功累遷至杭省左右司員外郎，行樞密院判官。杭為山水勝地，而光弼能詩善歌詠。……一時公卿大夫士咸稱之，求詩者日走其門。……兵革之秋，殆雅亡之日也。光弼以詩人之才，而遭時板蕩，汨汨戎馬間，其應酬交接，蓋無非衰世末俗之事，雖欲正言而不可得，故其辭多變。使光弼當盛時，一鳴則鏗錡炳耀之辭，自可匹休於前人，惜其遭逢不偶，而其言止於是也。”楊士奇張光弼詩序：“太祖皇帝……徵至京，深見溫接，已而憫其老，曰：‘可閒矣。’厚賜遣歸。遂采天語，更號可閒老人。徜徉浙西湖山之間，詩酒自適。春秋七十有三而終。”
- ④史玄中：一作史志中。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卷一七：“靈順宮……

元末築城，移入城內，尋毀於兵。成化八年，史志中重建。”于謙送道士史志中：“不駕青牛西出關，卻乘畫鷁向南還。枕中鴻寶千金秘，袖裏龍光一劍閒。潞水薊門分別處，岸花檣燕送留間。蓬萊到日春將老，想見碧桃開滿山。”（忠肅集卷一一）厲鶚如此江山亭詩卷：“張左司如此江山亭詩卷，明時藏城東景隆觀道士史志中處。”一作史玄隱。姚綬題如此江山亭詩卷：“是卷今爲旌德史玄隱所藏，嘗求諸大夫士題詠。”姚綬句曲外史小傳：“戊戌，予偕羽士史玄隱拜其墓，爲詩弔之。”（張雨句曲外史集附錄）

- ⑤崖山：嘉慶重修一統志廣州府：“崖山：寰宇記：在新會縣南八十里，臨大海。宋史：祥興初，帝昺立於碙州，張世傑以崖州爲天險，可扼以自固，乃奉帝移駐於此。未幾，元將張宏範來攻，宋軍潰，陸秀夫負帝昺沉於海，宋遂亡。”
- ⑥慶忌：趙燁吳越春秋卷二闔閭內傳：“二年，吳王前既殺王僚，又憂慶忌之在鄰國，恐合諸侯來伐。問子胥曰：‘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，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，吾食不甘味，卧不安席，以付於子。’子胥曰：‘臣不忠無行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；今復欲討其子，恐非皇天之意。’……要離即進曰：‘大王患慶忌乎？臣能殺之。’王曰：‘慶忌之勇，世所聞也。筋骨果勁，萬人莫當；走追奔獸，手接飛鳥，骨騰肉飛，拊膝數百里，吾嘗追之於江，駟馬馳不及，射之闔接矢不可中。今子之力不如也。’要離曰：‘王有意焉，臣能殺之。’王曰：‘慶忌明智之人，歸窮於諸侯，不下諸侯之士。’要離曰：‘臣聞安其妻子之樂，不盡事君之義，非忠也；懷家室之愛，而不除君之患者，非義也。臣

詐以負罪出奔，願王戮臣妻子，斷臣右手，慶忌必信臣矣。’王曰：‘諾。’要離乃詐得罪，出奔。吳王乃取其妻子，焚棄於市。要離乃奔諸侯，而行怨言以無罪，聞於天下。遂如衛，求見慶忌，見曰：‘闔閭無道，王子所知，今戮吾妻子，焚之於市，無罪見誅，吳國之事，吾知其情。願因王子之勇，闔閭可得也。何不與我東之於吳？’慶忌信其謀。後三月，揀練士卒，遂之吳。將渡江於中流，要離乃微坐與上風，因風勢以矛鉤其冠，順風而刺慶忌。慶忌顧且揮之，三摔其頭於水中，乃加於膝上。‘嘻嘻哉！天下之勇士也，乃敢加兵刃於我？’左右欲殺之，慶忌止之曰：‘此是天下勇士，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？’乃誡左右曰：‘可令還吳，以旌其忠。’於是慶忌死。要離渡至江陵，潛然不行，從者曰：‘君何不行？’要離曰：‘殺吾妻子以事其君，非仁也；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，非義也。重其死不貴無義，今吾貪生棄行，非義也。夫人有三惡，以立於世，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。’言訖，遂投身於江，未絕，從者出之。要離曰：‘吾寧能不死乎？’從者曰：‘君且勿死，以俟爵祿。’要離乃自斷手足，伏劍而死。”

- ⑦伍員：即伍子胥。劉向說苑卷九正諫：“太宰嚭既數受越賂，其愛信越殊甚，日夜爲言於吳王，王信用嚭之計。伍子胥諫曰：‘夫越，腹心之疾，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，譬猶石田無所用之，盤庚曰：古人有顛越不恭，是商所以興也。願王釋齊而先越，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。’吳王不聽，使子胥於齊。……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，因讒曰……（吳王）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，曰：‘子以此死。’子胥曰：‘嗟乎，讒臣宰嚭爲亂，王顧反誅

我。……聽讒臣殺長者。’乃告舍人曰：‘必樹吾墓上以梓，令可以爲器，而扶吾眼著之吳東門，以觀越寇之滅吳也。’乃自刺殺。吳王聞之，大怒，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革，浮之江中。吳人憐之，乃爲立祠於江上，因名曰胥山。後十餘年，越襲吳，吳王還與戰，不勝。……(吳王)遂蒙絮覆面而自刎。”

⑧“江山”句：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：“過江諸人每至美日，輒相邀新亭，藉卉飲宴。周侯中坐而歎曰：‘風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異。’皆相視流涕，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：‘當共戮力王室，克復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對？’”

⑨跛鼈：荀子修身：“故踴步而不休，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，丘山崇成。……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，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？然而跛鼈致之，六驥不致，是無他故焉。或爲之，或不爲之耳。”夾豕：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一三：“武后朝，左司郎中張元一善滑稽。時西戎犯邊，武懿宗統兵禦之，至邠，畏懦而遜，懿宗短陋，元一嘲曰：‘長弓短度箭，蜀馬臨高踰。去賊七百里，隈牆獨自戰。忽然逢著賊，騎豬向南趕。’則天未曉，曰：‘懿宗無馬耶？’元一曰：‘騎豬，夾豕也。’則天大笑。”按，“夾豕”諧音“夾屎”。

⑩黃蓋：司馬遷史記卷七項羽本紀：“紀信乘黃屋。”張守節正義引李斐云：“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。”鹵簿：范曄後漢書卷一〇皇后紀：“大駕鹵簿。”李賢注引漢官儀：“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。”

⑪新亭泣：見前注⑧。新亭，祝穆方輿勝覽卷一四建康府：“金陵覽古：在江寧縣南十里，附近江渚。”

- ⑫全無心肝：李延壽南史卷一〇陳本紀：“隋文帝曰：‘叔寶全無心肝。’”
- ⑬草服：尚書禹貢：“島夷卉服。”孔安國傳：“南海島夷，草服葛越。”金紫：班固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：“相國丞相，皆秦官，金印紫綬，掌丞天子，助理萬機。”范曄後漢書卷八四列女傳：“聖恩橫加，猥賜金紫。”李賢注引漢官儀：“二千石，金印紫綬。”
- ⑭“不見”二句：指鄭所南心史事。所南字思肖，號憶翁，自稱三外野人，福建連江人。元兵南下，上書救國，無果。宋亡，隱跡山川。卒後三百五十六年，心史出於承天寺智井，故名井中心史。陳宗之承天寺藏書井碑陰記曰：“崇禎戊寅歲，吳中久旱，城中買水而食，爭汲者相摔於道。仲冬八日，承天寺狼山房浚智井，鐵函重櫃，銅以堊灰。啟之，則宋鄭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。外書‘大宋鐵函經’五字，內書‘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’什字。……楮墨猶新，古香觸手，當有神護。”
- ⑮“又不見”二句：梁棟，字隆吉，祖籍相州，僑居鎮江。宋咸淳四年進士，調寶應簿；八年，爲仁和尉。宋亡，流徙武林、建康、茅山間。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庚寅，以詩入建康獄，一時江東人士從學者甚衆。元成宗大德九年卒。有大茅峰詩，曰：“杖藜絕頂窮追尋，青山世路爭嶇嶔。碧雲遮斷天外眼，春風吹老人間心。大龍上天寶劍化，小龍入海明珠沉。無人更守玄帝鼎，有客欲問秦皇金。顛崖誰念受辛苦，古洞未易潛幽深。神光不破黑暗惱，山鬼空學離騷吟。我來俯仰一慨慷，山川良昔人民今。安得長松撐日月，華陽世界收層陰。一聲長嘯下山去，

草木爲我留清音。”(宋詩鈔卷一〇六)鮑廷博云：“隆吉登大茅峰，題此詩於壁。有黃冠訴於句容縣，以爲訕謗朝廷，行省聞之部省，收梁於獄，禮部免罪放還。事詳元孔齊靜齋至正直記。”

①⑥枚啣嘴：司馬遷史記卷八高祖本紀：“秦益章邯兵，夜啣枚，擊項梁，大破之定陶。”裴駟集解引鄭玄曰：“啣枚，止言語囂讙也。”

①⑦皋羽：謝翱字。

①⑧九青五韻：張昱如此江山清集同王仲玉陸進之呂世臣作中以平水韻“九青”韻部之亭、冥、青、零、聽五字爲韻，故稱。

①⑨潛溪：即宋濂。查繼佐罪惟錄傳卷八：“宋濂，字璟濂，號潛溪，浙江浦江人。……時吳淵穎萊講學白麟溪，既釋去，濂輒代講席。至正乙丑以布衣薦元。……除江南儒學提舉，入授世子。……洪武二年起家總修元史，除翰林院學士，知制誥。……濂爲詩文，必寓忠告，深密不泄禁中語，有奏輒焚其稿。……(上)因數濂事朕十九年，口無毀言，身無飾行，寵辱不驚，始終若一，抑可謂賢矣。……舉國子監學政蘇伯衡以自代，曰：‘願無以微疾廢。’結廬青蘿山，閉門纂述，人罕見其面，布衣疏食，無異貧士。……十三年，孫慎坐黨論死，濂罪且不測，皇太子力救得釋。安置茂州，明年五月行至夔州，卒，年七十有三。門人方孝孺曰：‘太史公論道，上前授經，太子未嘗不以仁義。天下既定，上方稽古制治，凡郊廟、山川、祠祀、律曆、禮樂、彝裔、貢賚諸禮文大政，皆太史公裁定。太子寬大仁明，天下歸心愛戴，太史公之功居多。海外諸國，朝貢接國門，必

問太史公安否。’其爲當世取重如此。”

- ⑳“如瞽”句：周易履卦：“六三：眇能視，跛能履。”陸德明音義：“眇，妙小反，字書云：盲也。說文云：小目。跛，波我反，足破也。”
- ㉑楊維禎：朱彝尊楊維禎傳：“楊維禎，字廉夫，會稽人。家鐵崖山下。……維禎著三史統論，謂元之大一統，在平宋，不在平遼與金，統宜接宋，不當接遼。歐陽玄見之，曰：‘百年公論，定於此矣。’……徙松江，周游山水，獲斷劍，煉爲笛，冠鐵葉冠，衣兔褐，吹之作回波引，遂號鐵笛老人，或自呼老鐵，亦曰抱遺老人，又曰東維子。……洪武二年，編纂禮樂書，別徵儒士修元史，帝遣翰林院侍讀學士詹同奉幣詣其門召之，辭不赴。明年，有詔敦促，賜安車，詣闕廷，留四月，禮書條目畢，史統亦定，遂以白衣乞骸骨，帝許之，仍給安車還，抵家而卒。”
- ㉒戴良：朱彝尊戴良傳：“戴良，字叔能，浦江人。……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。時太祖兵已定浙東，良乃避地吳中。久之，挈家浮海至膠州，欲投擴廓軍前，不得達，僑居昌樂。洪武六年還，變姓名，隱四明山十五年，徵入京，試文詞，留會同館，命光祿給膳，欲官之，以老疾固辭，忤旨。明年四月，卒於獄。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，自號九靈山人。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，所爲詩文悲涼感慨。其自贊曰：‘處榮辱而不二，齊出處於一致，歌黍離麥秀之詩，詠剩水殘山之句。則於二子庶幾無媿。’”王逢：朱彝尊戴良傳附：“江陰王逢，字原吉，至正中臺臣薦其才，稱疾辭。避亂青龍江，旋徙上海，築草堂以居，自號最閒園丁。張士誠據吳，逢爲畫策，使降元拒太

祖，士誠辟之，不就。元亡後，賦詩激昂，甚於良。洪武十五年，以文字錄用，有司敦迫上道。子掖，任通事司令，以父老叩頭乞請，太祖命吏部符止之。逢年七十，元日自製壙銘，是歲卒。”

②③“螂蛆”句：莊子齊物論：“民食芻豢，麋鹿食薦，螂且甘帶，鴟鴞嗜鼠，四者孰知正味。”郭象注：“此略舉四者，以明美惡之無主。”成玄英疏：“麋與鹿而食長薦茂草，鴟鴞便嗜腐鼠，蜈蚣食蛇。略舉四者，定與誰為滋味乎？故知盛饌蔬食，其致一者也。”

②④劉基：字伯溫，青田人。著有犁眉公集、覆瓿集。

②⑤“此曹”句：章碣焚書坑：“坑灰未冷山東亂，劉項原來不讀書。”

②⑥十七史：文天祥文山集卷二一紀年錄：“博囉曰：‘你道有興有廢，且道盤古王到今日，是幾帝幾王？我不理會得，為我逐一說來。’予怒甚，曰：‘一部十七史，從何處說起？我今日非赴博學宏詞科，不暇泛言。’”

②⑦庀：國語魯語：“內朝，子將庀季氏之政焉，皆非吾所敢言也。”
韋昭注：“庀，治也。”

②⑧破墨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〇：“余嘗見破墨山水，筆迹勁爽。”郭若虛圖畫聞見記卷一：“畫山石者多作礮頭，亦為凌面，落筆便見堅重之性，皴淡即生窾凸之形。每留素以成雲，或借地而為雪，其破墨之功，尤為難也。”

餘姚陸汝和至得太沖詩札依韻寄懷

陸子帶書來，航船行近夜。科頭莽將迎^①，正課童除架^②。